

「創><藝互聯」



市井萬象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藝術推廣辦事處與香港設計師協會共同籌劃的大灣區藝術展覽系列「創><藝互聯」第四及第五個展覽——「共><感」及「渡可道」，由即日至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佛山和美術館舉行。四位香港藝術家及設計師從動畫與電影中擷取靈感，創作了多組作品，呈現創作者對生活和人生的感悟。

圖為香港設計師高少康的作品《十二星星》及《眼前一亮 #002》。

政府新聞處



嬌紅與甜白



黛西札記

李夢

當我們講述古代文物的故事，除了觀察器形、尺寸大小、了解物品出現的社會及文化背景之外，顏色亦是不容忽視的元素。猶記得多年前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曾邂逅一件雍正年間胭脂紅釉碗，遠遠見到已被那紅色吸引了目光，不由停下腳步，湊近看時，釉色之細膩，器形之優雅，讓人不得不感慨古人審美之雅趣。彷彿只需這角落裏的一隻碗，便能瞬時回溯了時空，墜入靜謐安寧的氛圍中，一忘塵憂。

正在香港藝術館舉辦的展覽「#物色——館藏文物的色彩美學」，便是巧妙地以「顏色」為切入點，將展品依照青、赤、黃、白、黑五種色彩分類，從北宋晚年的汝窯青釉筆洗到明代的甜白釉高足碗再到清代的胭脂紅和檸檬黃，邀約觀者一同步入中國古代廣袤繽紛的色之世界。

古人對色彩的命名和形容，均十分講究。當我們習慣於用深淺濃淡來形容色彩的調性和溫度時，古人顯然更花心思。淺色若只用「淺」形容，未免單調乏味，不妨試試用「小」、「褪」



►正在香港藝術館展出的汝窯青釉筆洗。

圖源：香港藝術館

寫作路上話「蹀躞」



如是我見

姍而

常受邀當香港文學獎評委，讀了不少年輕人的文學作品。有的作者頗有天分，出手不凡，又正好找到利益一致的出版社，作品便能印成紙書，登上了一個寫作台階。

文人多自信，也多孤傲，有些年輕人尤甚。對他人評論，多只願聽叫好聲；對批評聲音，特別是尖銳的，可能報個白眼……

文藝批評時有被濫用。一部作品，一篇文章，最忌婆婆太多，橫挑鼻子豎挑眼的，總能挑得出毛病。有的批評還只說些虛泛道理：主題還可更深些，情節還可豐富些，人物也可生動些……

本人曾為教科書出版社寫過些三四百字的課文，反饋回來的意見改無止境。據說是編輯部齊坐一桌、集體討論的結果。每人年齡不等，背景不同，修養各異，若都按那些意見改齊，文章不但失去了作者個性，文學味道也消失殆盡。一番溝通爭辯無果，只好「拜拜」一別兩寬。

這種令人無所適從的批評，我反感，年輕作者該更反感。魯迅在他的《對於批評家

的希望》中，對濫用文藝批評的現象早有詬語：「我不敢望他們於解剖裁判別人的作品之前，先將自己的精神來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無淺薄卑劣荒謬之處……我所希望的不過願其有一點常識……」

但是，文藝批評在眼光獨到的批評家那裏，又是扶掖新人、促進創作的有力工具。我們尤其是年輕的作者應擁抱歡迎良性善意的批評。行話道「文無定法有大法」。「無定法」鼓勵了創造的自由和創意，「大法」則是指對作品有些要求的框架，諸如內容充實、層次清晰、主題明確、文字清通等等。

有些年輕人的作品，常見衝破了「定法」，但也見出漠視「大法」而顯得稚嫩。按下內容編硬造、謀篇布局雜亂、感情無病呻吟等毛病不表，只說文字，許多人還在起步階段。年輕人往往急於「炫才」獲取掌聲，愛不時使用些令人費解的、或已被現代漢語摒棄的詞句，令文字有如「夾生飯」般難以下嚥。

某次當學生徵文比賽評委，其中一篇散

珍愛地球母親 守護美好家園



自由談

方潤華

人類自工業革命後已讓地球溫度升高了約一點一攝氏度，主要是為獲取能源過度燃燒煤炭、石油等，大肆砍伐森林破壞了「地球之肺」吸碳功效，令氣候暖化加劇。據聯合國最新報告表示，全球升溫成定局，極端天氣將大幅增加，後果大家深有體會。今年從鄭州暴雨、歐洲洪水到北美野火，大自然「警報」一再拉響，全球減碳抗暖化已刻不容緩。

目睹家園被摧毀，人類現已醒悟到地球暖化之危害，以往科學界呼籲把全球暖化控制在二攝氏度以下，近年把標準收緊到一點五攝氏度以下才達安全，要實現這目標，前提是現在採取行動，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必須在二〇三〇年之前減半，並在二〇五〇年達到「淨零」，接下來的十年將是關鍵期。

近日舉行的第二十六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集中討論此一議題，習近平主席發表書面致辭，提出「維護多邊共識、聚集務實行動、加速綠色轉型」三點建議，倡各國攜手應對挑戰，維護我們共同家園；逾百位領袖達成協議，承諾二〇三〇年前終止砍伐森林，避免「溫室效應」使全球暖化加劇，多極端天氣出現，帶來人命傷亡和巨大財產損失。

環境保護關乎地球生命的維持發展，與全人類利益息息相關，各國在發展經濟、保障民生的同時不能忽略生態平衡，經濟發達的大國更應在減排、碳中和等環保方面做出表率，全面落實早年應對氣候問題簽署之《巴黎協定》的相關承諾，根據國情制定切實可行的目標和願景。我國作為人口大國更是責無旁貸、以身作則，堅持走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發展道路，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體系，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盲目發展，大力推廣大型風電光伏基地等可再生能源的建設，二〇六〇年前爭

取實現「碳中和」，展現出對國際社會的擔當。

保護地球人人有責，如今各行各業都在講求ESG理念，也是衡量企業永續發展的重要指標，E是Environment（環境污染的防治與控制）；S是Social（社會責任）；G是Governance（企業管治）；ESG提倡的是綠色環保，負擔得起的清潔能源，投資低碳的未來，減緩對環境的衝擊，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共同為保護環境出力，ESG已成為全球重要趨勢。

中國古訓「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蘊含着環保大智慧，我們要弘揚中華文明尊崇大自然的精神，從中小學開始教育及培養學生環保意識，全社會共同珍惜資源、減少浪費，大家可從日常生活做起，如減少使用一次性用品，節約用水、用電等；駕車人士選用電動車減少廢氣排放，做好資源回收再造等。希望達至人類與大自然和諧共生，全世界團結合作，共建繁榮清潔的美麗新世界，為子孫後代謀福祉。

誰是贏家



英倫漫話

江恆

在西方流行這樣一種說法：當你打算買一本小說，如果只注重獎項，就買諾貝爾文學獎作品，若還想兼顧可讀性，那就不妨考慮布克獎（The Booker Prize）作品。此話聽起來似乎有些絕對，但仔細品味就會發現不無道理。

根據早前揭曉的二〇二一年度布克獎名單，來自南非的作家達蒙·加爾古特憑藉作品《諾言》（The Promise）奪得該獎項。小說有很強的故事性，是以剛剛走出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為時代背景，講述了一個比勒陀利亞白人家族的四場葬禮，以及圍繞逝者的諾言應如何兌現的討論，通過家族成員不同的經歷和取態，折射出國家的歷史變遷。

與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古爾納將理性反思、追憶、嘲諷、非線性敘事完美結合，用「第三度空間」顛覆傳統書寫方式的小眾創作風格不同，加爾古特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和趣味性，用他的話說，「沒有一種比葬禮更加新穎而有趣的方式來講述家庭傳奇，不同時期的葬禮，有着不同的時代精神，某種意義上也是南非的縮影，我勾勒的是地圖的邊緣，想要代表的是那些沒有說出來的東西。」這正如布克獎評委會的評價：小說在形式上推陳出新，有着不可思議的創意和流動性的聲音，並充滿濃厚的歷史和隱喻意義，是一部真正的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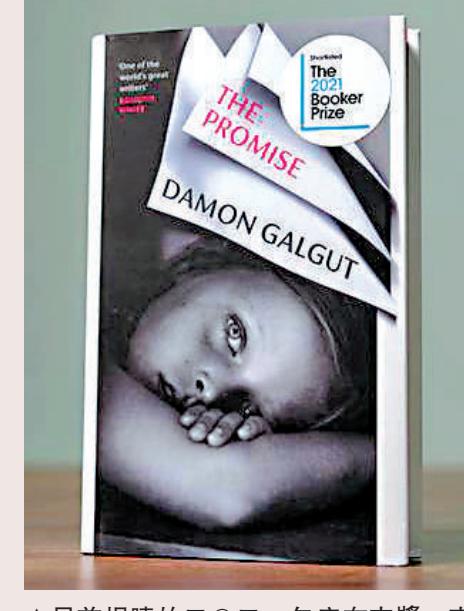
如果說僅憑今年的得獎小說《諾言》難以體現代表性，那麼回顧一下往年的布克獎作品，就會發現它們具有強大的說服力。比如曼特爾的《狼廳》、麥克尤恩的《阿姆斯特丹》、奈保爾的《在自由的國度》、萊夫利的《月亮虎》、石黑一雄的《長日將盡》、愛特伍的《盲眼刺客》等，都是口碑極高的暢銷小說。此外約有三分之一的小說改編成了影視作品，比如馬特爾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拜厄特的《迷情書蹤：一則浪漫傳奇》、翁達傑的《英國病人》、肯尼利的《辛德勒的名單》

等，都被搬上銀幕成為膾炙人口的佳片。其中《英國病人》不僅於二〇一八年被評選為布克獎創立五十年來最佳小說，根據作品改編的電影《別問我是誰》更贏得奧斯卡九項大獎，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事實上，布克獎作為英國最具聲望和最負盛名的文學獎，是除美國普立茲獎、法國龐古爾文學獎之外，國際上為數不多可與諾貝爾文學獎比肩的獎項。但與諾獎偏重文學性、口味小眾和時常爆冷門不同，布克獎從誕生之初便帶有濃厚的商業色彩，在隨後的數十年間，其又不斷在「高雅」和「通俗」之間尋求微妙的平衡。也就是說，布克獎在強調作品的文學質量的同時，又重視發掘其市場價值，從而達到「名利雙收」。

時間回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當英國知名出版人馬斯開爾接過喬納森·開普出版社（Jonathan Cape）文學總監職務時，他可能並沒有想到自己日後會因為創辦一個獎項而名留青史。在他讓這個瀕臨倒閉的出版社重新煥發生機並在文學界打響名堂後，他腦中跳出一個大膽的想法——英國為何不設立一個國際級文學獎項。於是找到了著名食品公司布克（Booker McConnell），希望得到企業贊助，巧合的是布克董事長坎貝爾是位文學愛好者，他當時又買下了自己的老朋友、O·O·七系列間諜小說家佛萊明名下出版社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最終兩人一拍即合，雙方對合作目的也開宗明義：必須賺錢和足夠娛樂！自一九六九年首屆布克獎頒發以來，它已成為如奧斯卡般的年度盛事，並一如當初的宗旨，即賺錢又娛樂。

在實踐中，要達至文學上的雅俗共賞並不好把握，需要不斷的磨合與調試，方可取悅於兩邊。比如，布克獎原評選的是前一年在大英國出版的小說，但評委會發現獲獎的小說已落後潮流，無法帶動書市的人氣，於是很快改成評選當年出版的作品。為增加獎項的認受性，布克獎除了專業人士評選外，二〇〇二年正式增加讀者公開票選活動，以扭轉評委會予人「黑箱作業」的印象。為提高市場效應，布克獎的獎金



▲早前揭曉的二〇二一年度布克獎，南非作家達蒙·加爾古特憑藉作品《諾言》（The Promise）奪得該獎項。

© The Booker Prize 2021

從原先的二萬一千英鎊大幅提高至五萬英鎊，成為英國最高金額的文學大獎。為擴大影響力，布克獎從二〇〇五年起，改變評獎作品只局限於英國、愛爾蘭及英聯邦國家的英語小說，增設了布克國際獎，不限作家國籍，只要發行英譯作品的皆可參加，並同時增設了翻譯獎項。

正如英國評論人士所指出，布克獎與其說是文學獎項，不如說是一項文化產業，其獲得成功的秘訣就在於商業和文化效益的雙贏。以馬特爾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為例，二〇〇二年獲獎後的第一周，小說在英國就賣出九千三百多冊，而在獲獎前的銷售總額僅為六千二百多冊，其中的一半還是在入圍名單公布之後銷售出去的。

布克獎官方網頁上曾寫過這樣一段文字，「幸運的獲勝者將是讀者」（the lucky winners will be the readers）。

套用今屆布克獎評委的話來解讀，就是文學獎的評選標準，會隨着時代的變遷而出現差異，但不變的是文學獎的核心價值：作品、讀者與市場。這或許就是布克獎能在英國大大小小二百多個文學獎中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

文寫登山所見景色，就用了一些現代漢語生僻的字眼，譬如「蹀躞」。我學問寡薄，特意查了詞典，作者大概是取了「往來徘徊」之意。說自己「在山路上來回徘徊」，字清義明，一目了然。但說「在山路上蹀躞」，想來許多人就要查詞典了。據考，「蹀躞」最初出現是指腰帶，到唐代才演繹為動詞詞組「小步行走」。到了現當代，也有個別作家使用，但更多人選用了現代漢語淺白的詞語取代它，想來是為了更易與讀者交流。類似用語在該文不止一處，閱讀中需不時停下，揣摩某詞某句的意思。作者顯然沉於「拋才華書包」的迷思，卻不知因詞句晦澀而造成的閱讀心理窒礙，是寫作之忌。

我的看法遭到了一位年輕評委針鋒相對的反駁。據說他出過長篇小說，對文學方方面面應有自己的堅持。他認為我批評的恰是文章的優長，個性是文學的特色，作者寫作應重視內心的自我表達而不是他人的批評。捍衛該文的姿態鮮明強硬。

「代溝」橫亘在我們當中，各說各話，

無法統一。我以徒長一輩的經驗明白，除非把自己的文字劃定在同人互相欣賞吹捧的小圈子內，否則那種冷待讀者、賣弄「才華」的輕佻是走不遠的。年輕作者若能吸取有效的建議，改進做作、晦澀的文風，追求文字的曉暢達意及言之有物，在內容、技巧上更下一番鑽研的苦功……才有望在寫作上避走彎路，走得長久，說不定還能摘到碩果。

後來那篇散文得了獎。作者是中五還是中六學生，得獎感言中帶點盛氣地反駁了對他文章的一些批評。巧了，恰就是我說的那幾句。不想去探知何緣會出此巧合，但想起了魯迅在上面同一文中嘲諷過拒絕批評的態度：「……譬如廚子做菜，他固不應該將廚刀鐵釜交給批評者，說道你試來做一碗好的看……」

中學生未來將會在寫作路上磕磕碰碰，或用他喜愛的詞語說會遇上「蹀躞」。只是能蹀躞多遠，又蹀躞多久，還需視他是否有反思自省的道行。「謙受益，滿招損」是句老話，也是歷久常新的寫作智慧。